



【專題】

漫談文藝灣區

編按：粵港澳三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民俗相融，以文化藝術推動建設與融入美好大灣區，無往而不利。作聯會長潘耀明高呼「明月灣區」是屬於文學的，並把握這個優勢，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文學是文化的精靈」，能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他結合數十年從事文學創作、文化出版的豐富經驗，梳理大量文史資料，詳細分析香港作為國際文化港口和文化交流橋樑的發展過程、地位與作用，並指出香港可成為文化大灣區的一個重要樞紐。說到生活與文化，語言相通非常重要，中大中文系前高級講師歐陽偉豪精選比較大灣區十一個城市的粵語特色，說明「大灣區粵語即係點樣嘅粵語」。更構想拍製文化節目推廣粵語文化，趣味盎然。文藝灣區既多元且處處蘊含人文關懷，教人嚮往。

「明月灣區」是屬於文學的——潘耀明

我覺得，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的成功秘訣，是貼着土地來寫。這土地，是他心中的那一畦永恆的湘西風物。他的《湘西散記》、《湘西》等著作，以及他撰寫的長篇記敘文《一個傳奇的本事》均可見一斑。

沈先生是伴着沅水長大，在其後漫長的人生歷程，也是在涯岸水邊抒寫的。

我曾寫道：「沈從文的情感與水是分不開的，他的性情，寫作態度、文學生涯和筆下的文字，與此不無關係。」

沈先生在《一個傳奇的本事》長篇記敘文中，細述他與水的關係：

「我情感流動而不凝固，一脈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美麗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離。我受業的學校，可以說永遠設在水邊。我學會思索，認識美，理解人生，水對於我有極大關係。

「……從《楚辭》發生地，一條沅水上下游各個大小碼頭，轉到海潮來去的吳淞江口，黃浪濁流急奔而下直瀉千里的武漢長江邊，天雲變幻碧

波無際的青島大海邊，以及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灘上布滿小小螺蚌殘骸的昆明滇池邊。三十年來水永遠是我的良師，是我的詩友，給我用筆以各種不同的啟發。這份離奇教育並無什麼神秘性，卻不免富於傳奇性。」

由於沈從文長年生長在岸之濱、水之湄，他深受「水的德性」的薰陶、感染，對外間世界也有「兼容並包」的氣度，「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離奇不經事物」，以豐富他的人生閱歷及寫作泉源，然而本人並不受那些光怪陸

離習氣所沾，也顯示他獨立人格和超越世俗觀念的寫作態度。

我想說的是，大灣區伴有滔滔江水和浩瀚的海洋，我們共飲一江東江水，同樣受到「水的德性」的薰陶，我們也將以「兼容並包」的氣度來耕耘這塊水邊的文藝園地。

因為，「明月灣區」是屬於文學的！

文化大灣區的重要樞紐——試述文化香港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節錄）——潘耀明

一座玲瓏的文化橋樑

有人說，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我說，香港也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透的、明澈的。

中國內地被西方稱作「鐵幕」的年代，即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為止的近三十年間，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橋樑的角色。

這裏說的「鐵幕」，在實際意義上，不純是指內地，台灣在文化思想領域上，對「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陸文化特別是文學作品也是採取閉關政策。後者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下，把來自對岸的文化及至香港文化也視作洪流猛獸，嚴禁入口。

香港在兩岸之間實際上起了紐帶的作用。

在那個年代，有不少香港人回內地探親，把台灣的文化與西方文化迂迴地傳達到內地；相反，也把內地的文化信息，特別是「五四」以迄的新文學作品，如魯迅、冰心、巴金、錢鍾書、王辛笛、卞之琳等等台灣違禁的作品，從香港悄悄地捎到台灣。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於一九九一年解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止。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台灣的柏楊先生曾委託我代組織「當代中國大陸文學系列」，包括賈平凹、韓少功、莫言、王安憶、舒婷、馮驥才、史鐵生、陳建功、張承志、劉心武、鄭萬隆等當代大陸新銳作家，首次登陸寶島。

這些稿件我通過在內地的陳建功兄代組織，全部通過香港的我中轉的，因那個時候，兩地仍未通函，柏楊出版這套書也是有政治風險的，因為台灣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仍未解除，有「通匪」之嫌。

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

香港除了是兩岸文學交往的平台和橋樑，也是西方與內地文學交流的平台和橋樑。

香港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冷戰時期，左右翼意識形態壁壘分明，湧現不同政治背景支持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物。如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美國新聞處贊助的今日世界社，翻譯出版了大量美國及西方思潮的出版物。張愛玲的反共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她自稱是在美新處授權下寫的。

這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和出版物，文化類特別是文學藝術，是其中主要的統戰手段。當時針對學生和年輕人辦的刊物《中國學生周報》，是由美方津貼的友聯出版社支持的，一九五二年創刊，一九七四年停刊，共辦了二十二年；另一份讀者對象是青少年的《青年樂園》，一九五六年創辦，一九六七年被港英當局勒令停刊，隱有中方背景。特別是前者，介紹了大量的西方當代文學思潮（主編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如余英時、胡菊人等），孕育了如西西、也斯等重量級作家。至於後者，則凝聚了一大批繼承新文學創作傳統

的作家，知名作家如舒巷城、金依、海辛等。

此外，針對文藝愛好者的刊物，還有《文藝世紀》（負責人張千帆）、《海光文藝》（羅孚主編）、《海洋文藝》（吳其敏主編）、《伴侶》（李怡主編、王鷹主辦）、《八方》（古蒼梧主編）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方背景的；行銷香港而具有台灣背景的刊物則有《純文學》（林海音主編）、《現代文學》（白先勇主編）等等。

民間辦的文藝刊物，由徐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間創辦了《當代文藝》，影響頗大。《當代文藝》每月出版一期，每期收入小說、散文、雜文、評論、詩歌等，徐速寫的著名長篇愛情小說《星星月亮太陽》曾在這本雜誌連載，後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廣受歡迎。《當代文藝》迄至一九七九年四月終刊，總共出版了一百六十一期，為期十三年又四個月之久，創下了當時內地及台灣以外純文學刊物歷史最悠久的紀錄。

上世紀四十年代承繼內地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詩人馬朗南下香港，於一九五六年創辦了《文藝新潮》，此後再與崑南、盧因、王無邪創辦《新思潮》（一九五九年），前兩份雜誌先後停刊，一九六三年李英豪、崑南、文樓創辦《好望角》（文藝半月刊），介紹了大量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作品及理論，咸認為是香港前衛刊物的表表者，當時在香港、台灣及海外享有盛譽。這本雜誌只出了十三期便因經費問題宣告停刊。

香港芸芸文學雜誌中，其中於一九八〇年六月創辦的《素葉文學》，曾起過較大影響，唯出版了四年後於一九八四年宣布停刊，十年後一九九一年七月復刊，迨至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停刊，共出版了六十八期，期間出版的《素葉叢書》（十四卷），在愛好文學的青少年中間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其作者包括董橋、也斯、淮遠、西西、鍾玲玲、辛其氏、吳昊斌等。

上世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報刊闢有文藝園地，較有代表性的有戴望舒，他在日治時期為香港《華僑日報》編過《文藝周刊》、《香港日報》編過《香港文藝》，他在《星島日報》主編的文藝副刊《星座》刊登不少海內外名家文學創作作品，影響頗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台灣國民黨在香港辦的《香港時報》，闢有「淺水灣」文藝版，主編劉以鬯介紹了不少西方文學思潮及作品；內地背景的報刊《文匯報》、《文藝

版》，先後由羅孚、曾敏之主編，則介紹了大量寫實主義的作品。

香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不同政治背景的中學、大專院校，也紛紛成立文社，由學校愛好文學的學生自動組合。期間香港文社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少說也有一百多個。有介紹西方文學思潮、引入現代創作手法的作品；有承傳五四以來的寫實主義手法的作品；大都是油印（刻蠟版）的刊物，在香港廣大的中、大學生中間流通，蔚成文社潮，是產生香港本土文學和作家的濫觴。我當時也在就讀的中學與一班志同道合、愛好文學的同學組織了「豪志文社」。

國際文化交流的樞紐

一九四九年後，內地與台灣、西方交往並沒有直接通航交通工具，香港為其中轉站。

一九八六年，由內地出訪美國的第一個作家代表團，由當時中國作協黨委書記馮牧帶隊的，其成員包括張潔、蔣子龍、馮強等等，就是經過香港輾轉飛美國的；還包括後來當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等作家代表團赴台灣訪問，由於兩岸仍未通航，來回台灣也是經過香港，他們經香港都是安排由香港三聯書店負責、由我具體接待的。

一九七九年，在美國中西部的愛荷華大學舉辦的「中國周末」（由聶華苓、保羅·安格爾主辦），哄動中外，海峽兩岸作家因政治原因隔離三十年後、在這裏第一次（自一九四九年後）相聚，與會的內地作家蕭乾、畢朔望來回路程，也是經過香港轉赴美國和返北京的。其後艾青、王蒙、丁玲、吳祖光等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都是以香港為中途站的，也是由我出面接待的。

兩岸開放三通後還沒有直航期間，兩岸的作家和文化人也是通過香港這一樞紐的。

香港還為海內外作家提供豐富的發表園地，如《海洋文藝》便是一例。

具中資背景的《海洋文藝》一九七四年創辦，先出試刊，然後是雙月刊，繼而是月刊，約二百頁。內容主要是小說、散文、隨筆、詩歌、評論、譯文、文壇資料等等，一九七五年開始改為月刊，直到一九八〇年結束為止。一九七八年中國內地開放後，被埋沒已久的老作家紛紛得以解放，這一期間的《海洋文藝》刊載了不少知名作



文化大灣區的重要樞紐——香港。（明報資料室）



【專題】

大灣區粵語即係點樣嘅粵語？

●歐陽偉豪

當我哋話大灣區係講粵語時，好似毫不猶疑咁當正係一式一樣嘅粵語，我哋好少聽見人話大灣區講唔同嘅粵語，因為唔同嘅粵語咁樣講法好怪，我哋會問「乜粵語都有唔同嘅咩？」但係諗深一層，我哋又知道澳門嘅粵語同香港嘅粵語有唔同，譬如：澳門人講「膠擦」，香港人就講「擦膠」；又好似廣州嘅粵語仲有高平調（55）同高降調（53）嘅分野，但香港嘅粵語就有分。所以，為咗溝通方便起見，我哋一般就話「大灣區係講粵語」，但細心一睇，澳門、廣州我哋最熟悉講粵語嘅地區向且有分別，而大灣區有九個城市（廣州、江門、佛山、中山、珠海、東莞、惠州、肇慶、深圳）加兩個特區（澳門、香港），所以我哋可以估計，大灣區嘅粵語係多樣性嘅，呈現唔同嘅粵方言。

廣粵與港澳的異同

講開廣州粵語，不如就由廣粵（廣州粵語）同港澳（香港粵語）嘅異同開始。根據饒秉才〈港穗粵語差異問題探討〉（載於《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〇），港粵有下面幾個較特別嘅韻母，例如：
／eu／：用屁股beu6下佢。間房空leu1 leu1。佢講嘢咁keu4 leu1。
／em／：昇條脷lem2下。咳到kem4 kem2聲。
／ep／：搵杯酒dep1下。昇張凳gep6親。
／et／：脰bet4 bet4。一pet6泥。打pet1 pet1。
呢啲有音冇字嘅音節，香港人用得特別多，廣州人就少啲（但係中年同年輕嘅廣州人都識用）。到底，呢幾個韻母係港粵、廣粵獨有，定係其他粵方言都有？請睇：
／eu／：番禺有，例如：姣。佛山有，例如：咬。台山有，例如：嘔。東莞有，例如：漚。中山有，例如：蕭。
／em／：番禺有，例如：咸。佛山有，例如：斬。台山有，例如：銜。中山有，例如：蠶。
／ep／：佛山有，例如：插。台山有，例如：磕。東莞有，例如：澀。中山有，例如：狹。
／et／：番禺有，例如：力。佛山有，例如：八。台山有，例如：別。東莞有，例如：哲。中

山有，例如：刮。
原來，我哋係香港成日講呢幾個有音冇字嘅音節，係其他周邊嘅粵方言不單只有用到，而且仲有埋字添。

特色鮮明的粵方言群組四邑話

喺大灣區裏面，四邑話係較有特色同鮮明嘅粵方言群組，當中包括江門、斗門、新會、台山、開平、恩平等。呢度講嘅特色、鮮明嘅意思係對比港粵同廣粵。根據甘于恩、邵慧君〈廣東四邑方言詞彙特點〉（載於《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〇），名詞方面例如：
廣州：乞兒；四邑：乞米仔
廣州：頭皮；四邑：頭殼
廣州：烏蠅；四邑：禾蠅
廣州：扣針；四邑：耕針
廣州：伯爺公；四邑：老振公
廣州：騎樓／陽台；四邑：曬台／天台／曬棚
廣州：抹腳布；四邑：繳腳布
廣州：通勝；四邑：吉書／吉勝
廣州：鹽；四邑：上味
廣州：粉絲；四邑：細粉
廣州：鹽蛇；四邑：四腳蛇
廣州：捉依人；四邑：耍盲公
廣州：山窿；四邑：山孔

除咗名詞，四邑話仲有動詞嘅分別：
廣州：執笠；四邑：收水
廣州：播種／落種；四邑：下秧
廣州：施肥／落肥；四邑：下肥／昇肥／下膩

最後就係形容詞：
廣州：諧（例如：張樓好諧）；四邑：澀
廣州：正斗；四邑：正種
廣州：边；四邑：边／夠
廣州：野蠻；四邑：牛精
廣州：硬頸；四邑：硬頸／硬性
再提一提，上面廣粵嘅叫法同港粵一致，而四邑話並唔係單只一處地方，而係上文提及嘅一組

粵方言嘅概括叫法。

粵語同客家話並存的中山

睇完四邑話，我哋轉嚟睇下中山，中山有趣嘅地方就係粵語同客家話並存。根據甘甲才〈中山客家話在粵方言的影響下的變化及走向〉（載於《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〇），隨住社會開放發展，中山嘅客家話越嚟越受粵語影響，以副詞為例，本應係粵語特有嘅副詞例如：正話、耐唔中、梗、唔通、立胤、冚棒冷等，中山客家話都有用，請睇：
正話有個女仔搵你。（客家話用隻，唔用個）
佢耐唔中都會嚟睇下我嘅。
你今日唔翻學，梗會畀老師鬧啫。（客家話用罵，唔用鬧）
正當中山客家話越嚟越靠近粵語時，但就會同客家話本身越行越遠，可以比較下中山客家話同梅縣客家話，梅縣客家話嘅比較句式好特別：
「甲+比+乙+過+形容詞」，例如：
小明比小芬過高（小明比小芬高（普通話））
火車比汽車過快（火車比汽車快（普通話））
但係中山客家話已經唔用呢種梅縣客家話嘅比較句式，而轉用粵語嘅比較句式，即係：
小明高過小芬。
火車快過汽車。
由此可見，粵語持續影響緊中山嘅客家話。

拍製文化節目能更有效推廣粵語文化

上面比較過幾個地區嘅粵語，已經呈現好唔同嘅景象，如果真係要介紹晒大灣區五花八門、百花齊放嘅粵語，恐怕要寫多十幾萬字，喺呢一日嚟到之前，如果可以拍攝一個文化節目，介紹大灣區唔同地區嘅粵語，應該可以比文字更加有趣生動，個節目名暫且叫住「粵是粵非」，而口號就係「粵是粵非，明辨粵語是非」。
首先要諗個節目主持人，佢要對粵語好有興趣，會問好多問題，如果武林界有個葉問，咁個主持人可以叫粵問。粵問每集都去唔同大灣區地方，對粵語發出一百條問題。因為觀衆唔係語言學家，主持人直接分析粵語，比較唔同粵方言嘅特點，恐怕觀衆會睇唔明，所以節目內容要藉着日常生活環節，討論粵語嘅呢啲環節裏面點講點用，帶出明辨粵語嘅是非。
喺飲食方面，可以攞當地嘅特色食物嚟討論，例如：東莞米粉有咩特色？延綿不斷嘅米粉，會唔會就好似東莞本土嘅方言同粵語有着不可分割



▲大灣區粵語充滿多樣性。（資料圖片）

嘅關係？此時攝影機就影着米粉一條一條生產出嚟，之後，當地嘅村民煮好一碗熱辣辣嘅東莞米粉畀粵問食，邊食邊傾下米粉同米線嘅分別。
粵問向東莞米粉道別之後，就同攝影隊伍去遊覽江門名勝「小鳥天堂」。粵問同當地導遊開始詳談鳥嘅文化，例如：小鳥咁樣叫法係普通話嘅叫法，粵語多數叫雀仔，究竟江門話係用鳥定雀呢？此其一。其二，普通話嘅小稱係放喺名詞嘅前面，即係「小+鳥」，但粵語嘅小稱係放喺名詞後面，即係「雀+仔」。之後，粵問就問導遊有冇「有雀嘅腳仔／有腳嘅雀仔」呢啲潮流講法，港粵可以咁樣玩係因為腳同雀都係同聲調，即第八聲。
行程跟住就去到肇慶，攝製隊一身臭汗要沖個靚涼，於是粵問就幫大家去買沐浴露、洗頭水、護髮素、洗面膏、潤膚霜等，粵問就同超市老闆傾下：露、水、素、膏、霜係肇慶一帶點樣講，同理冇冇港粵咁多種講法。

一個成功嘅文化節目，當然要包括當地嘅娛樂文化，到底大灣區流行曲多唔多用粵語唱？即使用粵語唱，但歌詞用唔用粵語詞匯同句式？至於說話表演方面，佢哋冇冇用粵語講嘅嘅篤篤？定係用翻當地本土語言？
節目除咗關心文化外，亦要關注粵語教育嘅問題，例如：各區小朋友識講粵語，到底多咗定少咗呢？各區教育制度，以教授粵語作為母語，定教授粵語作為第二語言？當討論到粵語學習時，一個比較理論性嘅問題唔能夠迴避，就係以邊個地方嘅粵語作為學習對象、學習標準呢？廣粵還是港粵？定係每個區內嘅粵方言？
一句話，因為大灣區嘅粵語種類繁多，需要電視節目為觀衆詳細介紹，推廣粵語文化。
（作者為藝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前高級講師。）

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感恩九首

烏鴉一片向東遷，利慾歪根萬里延。
中土漁鄉成外域，清廷割島賽西咽。
注：現代香港源於英國強輪鴉片至中國牟利並荼毒國人，清廷禁毒戰敗，被迫割讓香港。

公權販毒豈思愆，資本從來只認錢。
炮火淫威宣帝暴，殘人種族唱優先。
注：英國政府慣於殖民地成立合法專利鴉片銷售權，成為殖民地政府收入主要來源。

蒸民苦難死生邊，百載欺凌四海煎。
絕境英才匡濟勇，終翻日月換新天。
注：歷經幾代革命家艱辛努力，領導民眾捨生取義，終於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國。

惡業還堪修善果，荒涼島嶼廣招賢。
工商協力民生奮，漸貫東西氣象鮮。

小龍經緯振空窰，國劫重生志更堅。
待得回歸添壯氣，中華命脈幾蜿蜒。
注：香港位列「亞洲四小龍」。國家歷文革浩劫後，四十多年來之社會民生發展成就空前。

番邦虧理本難言，況見高低國力顛。
告退還尋翻淺浪，憂讒算妒枉纏綿。
注：英國本欲歸還主權而保留治權，撤離後猶欲指畫香港事務。

幾許危機往復旋，金融風暴苦瘟年。
民生事態粗安定，卻睹洋幫弄火煙。
注：香港回歸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非典型肺炎、環球金融危機等挑戰，經濟受重創。

亂後瘡痍總向前，香江矗立舊峰巔。
大灣區宇裏家國，綠水青山一盪絃。
注：香港素來有外邦勢力，近年兩度經歷社會動亂，如今已有「國家安全法」保障社會安定。

天下襟懷永記憐，安居樂業萬千千。
今朝任重當思遠，社稷乾坤運命連。
注：千古首要政治課題，當為令百姓安居樂業。繼續開展則為人類、萬物共同命運之議題。

（作者為耶魯大學哲學博士，歷任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翻譯系教授、哲學系客席教授。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南溟詩社社長兼主席、香港茶文化院學術委員。）

●鄺龔子

地標依稀風雨間

●黃秀蓮

子，這商業標記成功觸動了美食聯想。
嘉頓「生命麵包」，營養豐富，塗花生醬、牛油，便成美味衛生的早餐，滋潤了幾代香港人輾轉的飢腸，那藍白格子廚師商標蠟紙包裝則共同視覺味覺回憶矣。遠見嘉頓與及後面隱隱的青山，麵包親切的香氣恍惚飄來。原來抗戰時嘉頓連續七天日夜不休生產餅食來勞軍，二戰又提供防空洞裏的軍用餅乾，後來廠房遭日軍搶掠、破壞，復產後配合政府公價措施，麵包五角一磅……品牌九十六年了，麵包入口鬆軟，誰記起苦澀的歷史沉澱？在太平盛世吃生命麵包更覺歲月靜好。這地標據說或維修或重建，不過廚師標記及鐘樓總會聳峙雲間的。
「嘉頓有落！」紅色小巴往來佐敦至荃灣，到了青山道，乘客經常如此揚聲。司機放慢車速，靠路邊停車落客，流暢如水，準確如鐘。香江歲月的節奏叮噠明快，自開埠以來就一路響叮噠。
水泥鋼筋撐起了巍峨，可是地標之所以感動路人，還需要既苦亦甘的集體回憶，還需要裏頭透出暖香。
（作者為香港資深作家。）



▲位於深水埗青山道的嘉頓中心。（資料圖片）

【文化綠蔭】

地標，多似燈塔，總是巍巍然昂揚挺立，讓歧路迷茫的縱目四顧，驀然舉頭一望，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哩。孩子容易迷路，家人總會指點地標；遊客不辨西東，但只要認出地標，方向感就浮現，不會錯蕩了。曾經識途卻未訪舊，一見地標猶在，找到風雨之下磐石不移的定點，一顆心傾然踏實下來。儘管雨蝕風侵，建築老舊，然而舊夢有所依託，目標在望，且行且欣而忘倦了。
年輕一代或以金紫荊廣場為香港地標，其實，大會堂、山頂纜車站、灣仔三角紅磚教堂、尖沙咀鐘樓、天星碼頭與海運大廈間的五支旗杆……早已藏在老遠的記憶裏。
地標宛然，隔着重重風雨呼喚着我童年的，是嘉頓（Garden）中心，位於深水埗青山道。那年頭孩子多半偷學，讀中學時步行返校，走過大埔道然後石硤尾，遙遙望見白雲下嘉頓那鐘樓，亮紅耀目，指針報時，提醒路人。我忙忙加緊腳步，出門前總拖拖拉拉，時間管理是我最大弱點。且說嘉頓這時髦建築物，直角兩邊立面一紅一白，凸顯那漫畫筆法的廚師，戴高帽橫兩撇鬚